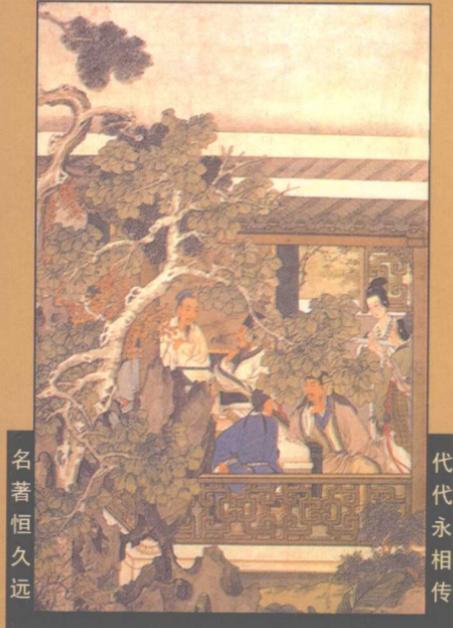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刘公案
李公案
(上)



名著恒久远

代代永相传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第2辑]

刘公案

(第一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刘

公

案

清 · 储仁逊抄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公案 / (清) 储仁逊抄本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2辑/陈余齐主编)

ISBN 7-5034-1322-0

I. 刘… II. 储…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6070 号

1242.1 | 191(1)
（共一册）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90 字数：98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1回	江宁府重审李有义	(1)
第2回	扮道人私访白翠莲	(6)
第3回	陈大勇领命探真情	(10)
第4回	刘罗锅二访白翠莲	(15)
第5回	画灵符设局镇冤鬼	(19)
第6回	焦素英悲题绝命诗	(22)
第7回	进赌场钟老自投网	(27)
第8回	两承差带人上公堂	(30)
第9回	王承差贪色受杖刑	(34)
第10回	奸佳人王六招缢杀	(38)
第11回	万人愁强抢周月英	(41)
第12回	巡抚子仗势逞霸道	(45)
第13回	察案情清官入贼宅	(48)
第14回	陈大勇夜探虎狼窝	(52)
第15回	遣兵将围困恶贼宅	(57)
第16回	十里堡官兵战恶棍	(62)
第17回	嫌礼轻总督罢寿宴	(68)
第18回	审尸案女头见男身	(73)
第19回	入酒铺探查双尸案	(78)
第20回	识女头语出忙捂口	(81)
第21回	害人命李四中邪祟	(84)
第22回	侦二案又发腌尸案	(89)
第23回	遇恶人盟弟遭毒手	(94)

第 24 回	图钱财王二误偷尸	(99)
第 25 回	私产子女僧乱佛规	(104)
第 26 回	莲花庵色狼犯奸杀	(109)
第 27 回	淫女僧奸夫双认罪	(114)
第 28 回	厌世情隐者留绝诗	(119)
第 29 回	坟茔地举人被传讯	(124)
第 30 回	设机关寡妇进公门	(128)
第 31 回	查案情叔嫂露破绽	(133)
第 32 回	夜行窃吴二窥淫杀	(138)
第 33 回	辨善恶知府大劈棺	(143)
第 34 回	验冤鬼坟前起纷争	(147)
第 35 回	施毒计叔嫂暗通奸	(153)
第 36 回	夜投宿客商遇强人	(160)
第 37 回	战群寇杨家遭屠杀	(164)
第 38 回	移祸计官匪同为虐	(168)
第 39 回	索巨贿贪官逼杀人	(173)
第 40 回	审恶皂青天细推问	(178)
第 41 回	动大刑计赚赃证银	(183)
第 42 回	起银两地方劝罪人	(188)
第 43 回	暗勾结役匪两招供	(192)
第 44 回	庆生辰贼主狎妓女	(196)
第 45 回	陈承差威名震贼窝	(200)
第 46 回	探虚实深夜入贼宅	(204)
第 47 回	陈大勇误堕鬼狐谋	(208)
第 48 回	贪女色财主生淫欲	(213)
第 49 回	刚烈女拒奸斥王八	(219)
第 50 回	狗肉王性起杀佳人	(223)
第 51 回	忠厚人避祸反招灾	(226)

第 52 回	句容县孙兴巧告主	(230)
第 53 回	李文华屈招奸杀罪	(234)
第 54 回	李傻子喜遇私访官	(238)
第 55 回	假先生套出真案情	(242)
第 56 回	刘青天重审连环案	(246)
第 57 回	装鬼妇遭遇刘知府	(252)
第 58 回	贪供品妖妇惑众人	(257)
第 59 回	洪阳教圣母现原形	(263)
第 60 回	豪门子好色建幽房	(267)
第 61 回	衣冠兽强抢杜媚娘	(271)
第 62 回	七村民递状告淫棍	(275)
第 63 回	私察访府台遭劫持	(279)
第 64 回	驰快马大勇搬救兵	(284)
第 65 回	李游击挥兵围贼府	(287)
第 66 回	战恶奴搜贼救知府	(290)
第 67 回	鲁秀才赌场输美妻	(293)
第 68 回	美娇娘绝命劝夫君	(301)
第 69 回	黑心汉建祠旌烈女	(307)
第 70 回	尼姑庵老妇失爱女	(311)
第 71 回	圣水庙一群好色僧	(317)
第 72 回	风尘女遵命探秽庙	(322)
第 73 回	燃欲火淫僧遇熟人	(328)
第 74 回	好色僧行刺刘知府	(332)
第 75 回	擒贼盗清官暗遣兵	(336)
第 76 回	捉贼犯捕役闯尼庵	(340)
第 77 回	恶满盈凶僧落法网	(345)
第 78 回	赠纹银御旨试清廉	(349)
第 79 回	扣赈粮深州查贪赃	(354)

第 80 回	主考官解衣质酒钱	(359)
第 81 回	查赈济钦差遭枷号	(364)
第 82 回	当铺主缺德损钱财	(369)
第 83 回	嘉忠正官封大学士	(375)
第 84 回	恶衙役逼杀三妇人	(379)
第 85 回	阅案卷刘公生诧疑	(382)
第 86 回	钱串子设计夜杀人	(387)
第 87 回	灭口供锁头杀武举	(392)
第 88 回	刘钦差夜惊黑虎梦	(396)
第 89 回	泄奸谋官役收监禁	(401)
第 90 回	侦凶手大勇认恶徒	(406)
第 91 回	行淫乱和尚污佛地	(411)
第 92 回	三承差夜袭淫邪庙	(416)
第 93 回	会英雄飞贼战三人	(421)
第 94 回	萧老儿落网判剐罪	(426)
第 95 回	爱娇娃公子遭拒聘	(431)
第 96 回	仗权势陷害无辜人	(435)
第 97 回	救义兄克展聚同盟	(439)
第 98 回	霸民女公子刀下亡	(443)
第 99 回	大劫狱血洗道台府	(447)
第 100 回	妻女死皂头铤走险	(451)
第 101 回	仿古例逃犯谋聚义	(455)
第 102 回	空枪计虚惊大名城	(460)
第 103 回	得盗讯总督大调兵	(464)
第 104 回	中圈套克展进衙门	(467)
第 105 回	开刑具克展反公堂	(471)
第 106 回	伤二将震慑众兵丁	(474)
第 107 回	死胡同英雄擒逆匪	(477)

第1回

江宁府重审李有义

大清江山一统，军乐民安太平。

万国来朝纳进奉，朝出贤臣刘墉。

出口成章合圣明，这才亚似孔孟。

这位爷家住在山东，天生扶保大清。

此书的几句残歌念罢，亦不多讲。

话表咱本朝乾隆爷年间出了一位能臣，祖上系山东青州府管诸城县人氏，这位爷本是当初刘老人刘统勋之子，姓刘名墉，外号罗锅。他本是荫生出身，今蒙乾隆爷的皇恩，御笔亲点金陵江宁府的知府。这位爷钦命紧急，不敢怠慢，吉日起程，要去金陵江宁府上任，并无携带家眷，只带一名小内廝张禄；爷儿两个乔装打扮，张禄儿肩扛着被套，一直的出了海岱门，往西一拐，顺着城根，又到了宣武门，复过了吊桥，往南直到菜市口，往西一拐，顺着大街，又出了彰义门，门脸上雇了两个毛驴，爷儿俩骑上了大路。

刘大人一心上路去到金陵，小井过去到大井，枳荆坡穿过又往西行。爷儿俩催驴果然快，登时间过了芦沟晓月城。眼前就是常新店，良乡县换驴也不必明。涿州南关吃了顿饭，刘大人爷儿两个又登程。此书不讲桃花店，一直的径奔河间大路行。德州打尖穿过去，恩县济宁州一溜风。包庄王家营将船上，渡过黄河又登程。路程歌儿不多叙，那一天，望见金陵一座城。刘大人爷儿俩正走之间，望见金陵城，十里堡打了尖，又雇了两个毛驴，爷儿俩骑上往前走，不必再表。

且说江宁府的书吏三班人等，自从接着转牌，说乾隆王爷御

笔亲点江宁府的知府刘，不日到任，众属下人役天天在接官亭坐等闲谈，等候迎接新官上任。这一天众官吏正在等候，忽见两个人骑着两个毛驴迎面而来。众下役一见齐声断喝：“呔！还往那走？这是接新官的所在。再往前走，仔细把驴腿打折！”后面的张禄儿一声断喝，说：“胡说！这就是你们江宁府府台刘大人！”众役闻听是刘大人，吓得跪倒在地，还有众属下也都在道旁打躬，说：“卑职等迎接来迟，在大人的台前请罪。”刘大人一摆手，众官吏人等齐都后面跟随，登时来到接官亭上。刘大人下了毛驴，赶脚的瞧见这个光景，发了蒙咧，腹内说：“好的，怪不的雇驴时节也不讲价，我说这个买卖我可搁住咧！好，谁知道是我安着翅子骑了来咧，拿定我的官驴了！”说罢上前接驴，回头就走。刘大人是何等的官府，看见赶脚的钱也不要咧，拉驴而去，就知是他不敢来要钱。大人忙叫张禄，小厮答应，大人说：“到底打发他的驴钱，他是个穷民百姓，不可白骑他的驴。”“是。”张禄儿高声喊叫：“赶脚人回来！大人有赏。”赶脚闻听大人有赏，他连忙跑回来咧。张禄儿拿了一吊钱，递与那人，那人接过，叩了头，谢了赏，扬长而去。刘大人这才吩咐：“看轿过来。”众下役答应，搭过四人大轿，栽杆，去了扶手，刘大人毛腰上轿，轿夫上肩。执事前行，大轿后跟，开路锣鸣，响声震耳。

清官坐上四人轿，执事排开往前行。军牢头戴黑红帽，衙役吆喝喊道声。上打一柄红罗伞，下罩清官叫刘墉。军民百姓齐来看，大道旁边闹哄哄。但则见：刘大人头戴一顶红缨帽，缨儿都旧发了白。帽胎子破上边青绢补，老样儿沿子大宽。五佛高冠一般样，那一件青缎褂子却有年，浑身都是窟窿眼。茧绸袍子真难看，方脑官靴足下登。刘大人一身行头从头算，共总不值两吊铜。众军民瞧罢不由得笑，说道是：“这位官府真露着穷。”按下军民闲谈论，再整那，大轿人抬进了城。穿街过巷急似箭，府衙

门在眼下存。大轿已把辕门进，滴水檐栽杆轿落平。张禄上前去了扶手，出来了忠良好国卿。迈步翻身往后走，张禄相跟在后行。

刘大人下了轿，一直到了后堂坐下，吩咐张禄传出话去：“今日晚了，明日早堂，伺候受印，升堂办事。”这张禄答应迈步往外而去。来至堂口站住，照大人的言词传了，众官吏役人等散去不表。

张禄进内回明了大人，大人点头，随即吩咐：“张禄，把咱们爷儿俩剩的干粮，掏出来罢。”“是。”小厮答应，不敢怠慢，被打被套里面掏出来咧。什么东西？还有咱这京里带去吃剩下的两个硬面饽饽，还有道儿上吃不了的叉子火烧。刘大人并非是图省盘费，皆因是他老人家很爱吃这两宗东西，所以不断。又吩咐：“张禄儿，你去告诉厨役：一概官员送的下程饭食，咱爷们全都不要，你拿咱们的钱，买他三十钱稻米，煮点粥，搭着这两个干粮，算咱爷儿俩的一顿饭咧。”这张禄答应，照言而办。不多时粥也熬得咧，端了来，摆在桌上，一碟老咸菜，打发刘大人用完。张禄撤下家伙，也饱餐了一顿。及至他们爷儿俩吃完了饭，天气也就晚咧。张禄儿点上灯烛，在一旁站立，爷儿俩又说了会子闲话。天交二鼓，刘大人说：“连日走路劳乏，打铺安歇罢。”这张禄答应，登时打开被套，安置的妥当。刘大人宽衣解带，上床安歇。张禄也去歇息，一夜晚景不提。

霎时天光大亮，张禄起来，请起大人净面更衣，茶罢搁盏。清官爷说：“传出话去：本府立刻升堂，受印办事。”这张禄答应，迈步翻身，往外而走。来至堂口站住，高叫：“马步三班人等听真，大人传话：立刻升堂，受印办事！”外边人齐声答应。张禄又回明了大人。不多一时，大人身穿朝服，闪屏门，进暖阁，升公位坐下。有那属下的官吏、牢头、禁子、乡约、保正人等，叩见已毕，两旁站立。大人座上吩咐放告版抬出，然后再观

看那些州县详报的文书。瞧到江宁府的首郡上元县刘祥呈报：“本县北关以外路东，有一个开店之人，姓李名叫有义。夜晚间有夫妻二人，下在他的店中。李有义图财害命，用尖刀将男子杀死，女子逃跑，不知去向。现有李有义的口供原招为证。”大人看罢上元县这一角文书，说：“且住。店家既然把男人杀死，女子焉能逃跑？就便逃走，他的男人被害，岂不替他夫主鸣冤告状？依本府看来，这件事大有隐情在内。罢罢，我刘某今日既然在此处为官，必当报国为民，须得把此案判断明白，也免良民遭屈，叫凶徒漏网。”刘大人想罢，座上开言说：“值日承差何在？”“有，小的朱文伺候大人。”说罢跪倒下面。忠良说：“你速去到上元县监中，将店家图财害命这一案，提到本府座前审问。”这承差答应，站起身来，下堂迈步出衙而去。不多一时，把店家李有义提到当堂，跪在下面。

众位明公，像金陵的江宁府的上元县，就和咱每这保定府的清苑县、北京的宛平县都是一样，全在城里头，所以来的剪决。书里交代明白，言归正传。

且说那承差朱文，在下面打了个千儿，回说：“小的朱文，把店家李有义提到。”大人一摆手，承差站起，一旁侍立。清官爷举目留神，朝下观看：

清官座上留神看，刘大人打量李家貌与容：年纪约有五旬外，他的那，残目之中带泪痕。跪在下面听吩咐，瞧光景，内中一定有屈情。大人看罢开言问：“那一民人要你听：既做买卖当守分，如何无知乱胡行？岂不知杀人要偿命，王法无私不顺情。因何开店将人害？本府堂前要你讲明。”老民见问将头叩：“大人留神在上听：公相要问这件事，我的那，满腹冤屈无处明，小人既然开客店，焉敢为非把恶行？那一晚，男女二人来下店，都在那，二十一二正年轻。小人盘问他来历，他说是夫妻人二名。小民闻听是女眷，开店人，焉敢多管别事情？租了我正房一间钱二

百，一壶茶来一盏灯。诸事已毕小人去，房中剩下他三人。不多一时攒更鼓，他夫妻二人吹灭灯。小的前边把门户看，还有那，几辆布车在我店中。偏偏他们要起早，天有五更就登程。小人起去开门户，打发布车离店中。霎时之间天光亮，小民想：叫他夫妻好早登程。走近门首抬头看：房门倒锁少人声。小人开门观仔细，此事应当了不成！不知女子往何方去，光剩男子在房中。四脚拉叉炕上躺，仔细看，被人杀死赴幽冥。小人观瞧把魂吓冒，同地方，一并呈报到县中。上元县的老爷将尸验，把小人，屈打成招问罪名。今日里，幸蒙大人提来问，拨云见日一般同。望大人秉正从公断，爷的那，后辈儿孙往上升。这就是一往从前事，但有那，一句虚言天不容！”说罢下面将头叩，刘大人座上开言把话云。

第2回

扮道人私访白翠莲

刘大人闻听店家李有义这一片言词，座上讲话说：“李有义，”“有。”清官爷说：“你暂且下去，待本府把恶人拿住，自有水落石出。”李有义叩头，青衣带去不表。且说刘大人又办了些别的公事，这才退堂，众役散出衙外，不必细表。

再说清官爷来到内书房坐下，张禄献茶，茶罢搁盏，登时摆上饭来。大人用完，张禄撤去家伙。忠良闲坐，自己思想，说：“李有义这件事情，虽然是屈情，但不知杀人凶犯是谁，叫本府如何判断？”大人为难多会，说：“要明此案，必须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我何不扮作云游老道，出衙私访？一来访访凶徒恶棍，再看看这里的世态风俗。”刘大人思想之间，张禄儿走进门来，大人说：“张禄儿，把我的道袍、道冠、丝绦、水袜、云鞋、毛竹板全拿来。”这小厮答应。

住了。有人说：“你这个说书的，说的推诌了。这《唐书》、《宋书》，飞刀飞棒，任凭怎么诌、怎么吹鬼，无有对证，倒说唐宋的人还活到至今不成？断无此理。说你说的这部书，刘大人他老人家还健在，谁不知道？你这个书要按着唐宋的古人词那么撒谎，怎得能够？我们就知道，刘大人从自幼做官，至到而今到了中堂的地位，并无有听见说他老人家当过老道，那来的道家的衣服呢？你这个书不是撒谎么？”众位明公有所不知。现在这一位白脸包刘大人，同不的别的官府；当着他老人家面，还敢说。要好体面衣服，自是真正的无，有也只是舍不得穿，总没见过他老人家挂过画。要讲这道袍、僧衣、庄稼佬穿的小棉袄子、胖袜侉酒鞋，这些东西，倒全有。这是怎么个缘故？皆因他老人家爱私

访，这都是早预备下的做官的行头；不知道那一改，妆扮了什么样，所以讲了个现成。书里交代明白，言归正传。张禄儿去不多时，都拿了来咧，放在面前。刘大人登时把自己身上衣服脱下来。换上道家的衣袍，拿了一个蓝布小包袱，包上一本《百中经》、及两块毛竹板，诸事办妥，眼望张禄说：“我的儿，本府今日要去访民情，衙门中大小事体，小心照应。本府不过晚上就回来。”张禄答应。大人又说：“你打后门送出我去，休叫外人知道。”说罢，爷儿两个并不怠慢。大人站起身来，小厮拿起那个蓝布包儿，一齐往外而走。穿门过夹道，来至后门。张禄上前将门开放，可喜这一会并无外人。清官爷慌忙走出门来，张禄把那小包袱递与大人，刘大人接来挎在腕上，说：“诸事小心着。”“是。”张禄答应，关门，不必细表。且说大人打背胡同来至江宁府的大街上，举目观看。

清官来至长街上，举目留神左右观：来来往往人不少，江宁府，果然热闹非凡。刘大人，瞧罢掏出毛竹板，咷咷呱嗒响连声。口内高声来讲话：“众位乡亲请听言：有缘早把山人会，瞧瞧大运与流年。求财问喜来会我，道吉言凶下安坛，六壬神课瞧灾祸，净宅除邪保安然。《麻衣神相》分贵贱，行人音信来问咱。算着只要钱一百，算不着倒罚一吊钱，有缘的前来把山人会，错过今朝后悔难。”刘大人，一边吆喝朝前去，一座茶馆在眼前。大人迈步走进去，坐在旮旯那一边。堂倌一见不怠慢，慌忙就去把茶端。香茶一杯端过去，放在大人桌上边。忠良吃茶闲听话，只听那，七言八语乱开谈。这个说：“上元县北关出了怪事，店家杀人真罕然。”那个说：“杀了男来跑了女，这事真真闷死咱。”这个说：“上元县去将尸验，店家抵偿掐在监。”又听一个开言道：“众位仁兄请听言：要提店里那件事，起根发脚来问咱：死鬼名字叫伊六，家住上元在东关。这小子，一生不把好事干，天天去把狗洞钻。一分家私花个净，他爹妈，生生气死赴阴间。伊

六并无把女人娶，这可是，何处来的女红颜？后来又，闻听伊六将京上，找他舅舅叫季三。这季三，前门外头做买卖，金鱼池，窝子里面大发财源。提他外号人人怕，前三门，谁不知道季老吆！”这人言词还未尽，忽又听，那一个高声把话云。

这个人正说到高兴之处，忽又听那边有个人讲话，说：“老仁兄，要提起这一件事情来，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你听我告诉你：伊六这小子不是上了京吗？在金鱼池他舅舅季三那做了二月买卖。季三就给了他几个钱，他就在咱们这置了几亩，吃租。咱们这东街上土地庙东边，那不是个小门楼吗？是那里头，不是富全住着吗？富全就种着伊六的地。闻听说伊六还在金鱼池做买卖。他什么时候来到上元县的北关里，叫人把他杀了呢？真真的他妈的这个事古怪！”又听那个年轻的说：“老仁兄，方才你要不说到这，我也不肯下讲。伊六那小子年年下来起租子，常在富全家落脚。富全又是他的地户儿，你们没有瞧见富全那个底扇子？真长了个都，他小名叫白翠莲。我瞧着伊六那小子别和富全那个底扇子。他们俩有点子黑搭乎罢？”又听这边的有年纪的人说：“老弟呀，我劝你少说。你们当这个事都是顽呢！虽然把店家掐了监，还算无结呢。方才你这个话，要叫衙门中太爷们听见，只怕你闹一脖子麻刀。”说罢，他们都站起身来会钱，扬长而去。

刘大人在旁边吃着茶，闻听他们方才这些话，忠良爷腹内思想：依他们说，店中这个死鬼叫伊六，并无娶女人。这个女人可是那来的呢？店家又说是夫妻二人，这件事八下里都不对。要依本府想来，这个女子定是被伊六强奸了。既是强奸了，这女子焉肯又与他下店呢？想来是顺奸。既是顺奸，他如何又不替伊六鸣冤？这件事真真的难办。要明此案，得访着这个女子消息就好办咧。刘大人瞧瞧天气尚早，何不依他们的言词，竟到东街上土地庙东边，富全的门首探访一番？但得消息，好完此案。刘大人想毕，会钱出了茶馆，往东一拐，顺着大街朝前所走。

这清官想罢迈步慌忙走，刘大人忠义报国为民心。一边走着心犯想：真乃疑难事一宗。要说店家杀伊六，李有义，面貌慈善露忠诚。要是说，行凶不是李有义，上元县，又有他的原招与口供。本府既然来到此，少不得想理要细甄情。为官不与民作主，枉受乾隆爵禄封。刘大人思想之间来得快，土地庙不远面前存。庙东果然有个小院，石灰门楼一抹青。忠良看罢不怠慢，毛竹板掏出手中擎。唔啦呱嗒连声响，口内吆喝讲子平：“月令高低瞧贵贱，六壬神课断吉凶，行人出外问我信，气死平则门的吕圣功。”刘大人，外面吆喝胡念诵，这不就，惊动房中女俊英。眼望青儿来讲话：“要你留神仔细听：自从你姐夫为客去，这使我的心神不安宁。莫非是，在外儿夫有好歹，那就活活把我坑。我有心，叫进这先生算一算，看看流年讲个《子平》。”青儿答应不怠慢，迈步翻身就往外行。

且说这富全之妻白氏，奶名翠莲，生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青儿这个丫头，乃是他的表妹，父母全无，就自有一个哥哥，又不成人，所以这个青儿实无倚无靠，跟着白氏度日。

且说青儿这丫头，闻听他姐姐之言，不敢怠慢，迈开两只鲶鱼脚，唔啦呱嗒来到街门的跟前站住，哗啷一声，将门开放，把身子往门外头一探，眼望着刘大人高声喊叫：“先生，我姐姐要算命呢！”且说刘大人在土地庙的台阶上，正自观看那庙的威严，忽听有人喊叫之声，刘大人举目观看。这清官举目抬头看，刘大人打量女子貌与容：短发蓬松黄澄澄，芙蓉面，好像锅底一般同。樱桃小口有火盆大，镀金包牙在口中。脸上麻子铜钱大，他的那，杏眼秋波赛酒盅。鼻如悬胆棒槌样，两耳好像蒲扇同。柳腰倒比皮缸壮，外探身，露出那鼠疮脖子疤瘌更红。小小的金莲，量来足有一尺三，身穿着，粗布夹裤干净得很，多亏他，姑舅姐姐拉扯才把人成。你听他，未从说话是结巴，唔啦呱嗒把先生叫，刘大人看罢时多会，带笑开言把话云。